

论李调元诗歌的人民性

罗 焕 章

李调元注目于社会最低层人民的贫苦生活,握着激励的诗笔,细心描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惨遭遇,赋予深厚而诚挚的同情。有部分诗歌闪烁着民本主义思想光芒。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又说:“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把工人和农民放在我们的眼前”。(见蔡特金《列宁印象记》)李调元怀着悯农之心,体察民情,把农民的苦难看在眼里,记在诗中。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李调元以好的态度对待人民,感伤社会底层人民的不幸遭遇,晚年寓居农村,和农民具鸡黍话桑麻,感时伤世,笔底波澜,泣为诗篇,流布海内外,久传不衰。

一、桑梓根本,休戚与共

第一,李调元在恬静的农村里,和底层人民同呼吸,赞美农民的劳动生活。如《牧童词》:

大牛穿林去,小犊鸣远浦。牵牛浴前溪,水浅不及肚。驯扰既可欣,相触亦不怒。日暮骑牛归,遥村笛无数。

这幅“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牧牛图,充满农村风味,有勃勃生气,令人愉快。它鼓励饥寒的农民,张开风帆,在生活的长河里,千舟竞发。

描写农民采桑养蚕的劳动,有《题采桑图》:

春蚕蠕蠕眠正饥,童稚相携采桑去。大儿登梯剪青叶,老翁仰面兜衣接。小儿上树捷且便,下有人歇荷担立。桑底两儿未知事,或坐或立牵衣戏。日落鸟啼人未归,树影横斜乱青翠。田家蚕事一春忙,赢得枝头绿满筐。安得此图挂琴堂,无夺民时桑与秧。

赞颂农民自给自足的欢乐生活。

他把风景秀丽的家乡罗江南村坝的民间风土人情,描绘得绚丽多彩。《南村》:

南村乐事我能知,布谷催耕早驾犁。秧束即将秧当草,竹林多折竹成篱。鸭雏生以鸡为母,农父心将接作儿。待得秋收婚嫁起,家家父子乐熙熙。

三、四月布谷催耕的时候,农民插秧、修篱、养鸭、育犊;秋收后嫁女,全是一遍繁忙景象。

这些诗和陶渊明《归田园居》相似,把农村生活写得风和日暖,平静无波。诗人“性本爱丘山”、“虚室有余闲”的心境,是和农民的心情联系在一起的。

“家家父子乐熙熙”,农村妇女怎样?在《神泉道中》说:

谁家桑柘荫眠犊，舍前舍后种慈竹。少妇出门汲水归，鬓边斜插西番菊。

这与刘禹锡《竹枝词》中写的“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的画面相同。“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刘禹锡《竹枝词序》）。李调元以清丽辞句逼真地写出了村姑劳动的情景，给人以目睹之感。

他随同正考官学士王春甫出使广东学政，也把粤地人民放在眼前，注视民间风情，吸取民歌为创作养料，写了不少反映广东人民生活的诗篇。《渔童歌》：“水流鹅，莫淘河。我鱼少，尔鱼多。操弓欲射汝，奈汝会逃何？”李调元认为“其词俚，不足以风，故为易之”。改编为《淘鹅谣》：

淘鹅淘鹅，汝勿淘河。我淘鱼少，汝淘鱼多。汝用皮袋，我用网罗。网罗鱼可漏，皮袋鱼难过。可漏鱼尚可，难过鱼奈何？一枝竹弓，一枝枉矢，射杀淘鹅，淘河应止。

表现了渔民捕鱼的欢畅心情。

广东民间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是婉转多变的。他的《沓潮歌》记述了这个事件：

沓潮来，沓潮去，来如乘风去如雨。与郎朝暮同沓潮，不知郎船在何处？虎头门外波淫淫，牛城内信沉沉。春汛冬汛尚有定，惟有郎心无定心。郎心不似潮，依心与潮赴。与郎今往来，但以潮为度。

表达了村姑娘追求爱恋的宿愿和疑惧。

更有趣的是《浪花歌》：

摇桨过郎船，滴水上郎身。语郎勿相怪，水是郎媒人。

直接吐露爱心，希望得到意中情人。

以物喻人的《花燕》诗，流露出对情侣生活的疑窦：

花燕花燕，汝胡卑不入百姓家，高不入乌衣之国。就令朱门不可常，巢于幕上尔亦得。胡为荷花深处藏，贪花不解时炎凉。一朝秋露红衣落，看尔双飞何处著？

旧社会决不都是鲜花盛开的地方，仍有暗淡无光的地方。《衲子歌》写衲子身上“百结衣如桑椹紫”，“瓜皮帽子足不履”。在暗淡的现实中，无望于未来，只有“醉到月明呼不起”，口中独念“水哉水！”在穷愁潦倒中精神麻木。《宋老人种花歌》写七十五岁的宋老人，“抱瓶矻矻自浇圃，素发飘飘百事忘，胸中只贮群芳谱”。孤独地住在破屋里。但老人对生活想入非非，“六铢衣倩月娥裁，五色石遣媪皇补”。神话中的嫦娥、女娲，对宋老头说来，仅是水中之月捞不到的。爱情如薰风掠鼻而过，月中桂花酒可望而不可喝。李调元对孤身老人充满了同情心。

第二、生活的悲歌，现实主义的杰作。农村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在李调元诗中有清楚的记述。在“乾嘉盛世”的幌子掩盖下，社会凋敝，人民炊烟不继。李调元到杜甫去过的石壕村，见到的不是“有吏夜捉人”，而是“催租吏”强迫老百姓缴钱，有首《石壕》诗说：

渥水唤舟渡，石壕剪灯宿。何处催租吏，又来打人屋。

“又来”，是来过了，又再来，剥削百姓无止境。“打人屋”，是指带强制性地野蛮催租，匪盗式的掠夺人民财物。描写官吏蛮横，揭示了人民的苦难。

他的《石匠行》写官吏如豺狼一样的狠毒：

有翁折脚啼道上，皮肉淋漓新吃杖。如狼差吏驱出门，不许拦于呈诉状。旁人指点翁来因，旧是南山伐石匠。问翁胡为遭鞭笞，眉皱胸填气沮丧。……可怜萧条一细民，囊中无钱倩谁饷。今者稍稍索私情，拍案立即遭考掠。君看腰间锤与凿，薄技陷人无地葬。但使官名果不朽，身虽饿享亦何妨！

石匠被官府杖击得皮开肉绽，呈现出一遍不堪入目的惨状。诗人无限同情饥饿的伐石翁，哀伤他的凄凉处境。

和石匠同样悲惨的是烧窑工，《窑户行》：

洵阳城外逢窑户,面目熏黄衣蓝缕。见人自指肠中饥,唏嘘欲说头先俯。自言本是村中农,薄田不足疗贫窶。闻道县官方筑城,砖瓦所需亿万数。……昨闻监司经此地,攀辕伏诉逢猛虎。零星坏砖偶拾遗,反以盗卖遭笞股。请君看我窑中人,十人去者已得五。眼看麦垅尽双岐,反羨耕农得其所。劝君止此勿复言,我亦为此留兹土。

窑民饥寒交迫,而踉跄服役,反遭笞股,社会何等黑暗。诗人“勿复言”是对统治者敢怒而不敢言,对受害者十分同情,涕泣难言。

《乞儿行》是血泪俱下的诗篇:

我行陕州十二月,山雪河冰野骚屑。无数小儿身无衣,马前跪啼一钱乞。我怜其寒细叩问,汝曹胡为皆子子。中有黠者手足拳,似指似画向余说。家有薄田数十亩,无收苦为遭旱魃。老壮异乡各糊口,幼稚无能守门闕。近闻朝廷怜赤子,给账亿万内府竭。朝来衢市看黄榜,欢声直与河声齐。粥厂遥开各浮屠,趋赴惟恐门先闭。不知官吏中饱无,十人未得一放啜。非无父母相提携,救己不暇宁相活。自怜生在甘棠乡,枝叶于今剪拜绝。留养虽设不能留,弃掷道途谁见纳?纵复苟且免饥号,触怒往往遭鞭喝,一闻其言心凄恻,救汝那无囊中物。我亦天涯乞遍人,艰难几见心肝豁。挥去哭声闻渐远,我亦车中泪呜咽。

诗人在陕西亲眼见到的是冰天雪地里的孩子,裸身拳缩手足乞钱,原因是天旱无收,老壮流离失所,远谋生路;少小冻馁在家中,坐等待毙。逼使朝廷打着“怜赤子”的旗号,张榜赈济饥民,在庙堂里施粥,一切掩人耳目的作法,都是为贪官中饱私囊服务的,造成“十人未得一放啜”的惨局。“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诗经·召南·甘棠》)过去古人拥护召伯,而今乾嘉时代生在甘棠乡的饥民,留着一条饿死填沟壑或弃掷道途的绝路,不得不对甘棠又剪又伐,杀去枝叶,恨死贪官污吏。李调元和杜甫的心情一样,“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凜慄。”(杜甫《北征》)痛切地说:“我亦天涯乞遍人”,处境和乞儿一样危恶。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封建王朝的暴虐无道,造成了人民生活凄惨惻怛,促使他走向人民的行列。

他走遍了神州大地,穷视万里山河,人民生活的现状,触目伤怀,掀起了感情上悯农的波澜。

他的《担炭行》和白居易《卖炭翁》一样地放射着现实主义的光芒。描写的担炭人:

斑白亦负戴,单衣才至骭任重杖乃兴,泱髓皆流汗。满目烟火色,十指黑如濯。问翁炭何为,恰言衣食眩。

为了求衣食,才上山伐木,爬高岸,过深谷,跌断胫骨;朝避长蛇,夕躲猛虎,风霜雨雪,无所顾忌。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谋生,惨痛不堪言。

岂不畏饥寒,但忧炭直贱。去年成都府,钱小不堪贯。……斑白何足惜,疲癯亦已惯。今年复来年,聊借炭为豢。但使不择钱,沟壑填不怨。

卖炭老翁在人生旅途中的苦难,是底层人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有力地揭露了“乾嘉盛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李调元年青时,就认为人民是社会的主体,自己是万物中的一蝼蚁。唯物的世界观,使他眼光向下,认真体验贫民生活。他的《苦雨行》说:“我虽无田耕石硯,亦有破屋遮寢息。书生一命本蝼蚁,徙穴返迓微物识。愿天悯此菜色民,拨云一露青天色。我虽饿莩亦何憾,免使穷屋戴盆泣”。这是从杜甫的“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的意识中托化出来的。只为自己营构一土穴,的确是蝼蚁之辈;应放眼世界,看到民有菜色,野有饿莩,穷屋戴盆泣的凄凉社会。所以他的诗能扎根在穷苦人民之中,反映出封建社会末期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给予深切的同情,这是人民性的实质所在。

第三、对奴仆、艺人,赋予人道主义的关照。《悼仆朱贵》:

捧剑从余久,担囊稔尔辛。死为无主魄,生是爱才人。黄耳悲千里,青衣负一身。城南亭上望,不忍见孤

怜。

朱贵浙江鄞县人，李化楠作余姚令时，十二岁，侍奉李英华，后转事李调元。调元在罗江鹤鹑寺读书时，他煮饭送水，山高水远，抱瓮取水，从不言苦，夜间烹茗伺读，垂头灯下，至到李调元寝息才退；李到成都锦江书院读书，患肺病，他侍汤药，未尝暂离；李赴京会试，朱贵留家做事，十余年积劳成疾而卒。李调元哀叹：“嗟乎！如此人者，求之衣冠之列，吾见亦罕矣。而身贱青衣，又不获年，则又何欤！”（《童山文集》卷九《朱贵传》）李用朴素而热忱的语言，悼念孤苦零丁的朱贵，是士林学子可贵之处。

又有《悼仆宋通》：

天津东岸是依家，一带垂杨江路斜。生小海滨渔艇上，谁教万里到三巴？

出生在天津海边的渔民宋通，不远万里来川谋生。“谁教”二字点出了他饱经风霜，历尽艰辛而死的悲痛。

他的《伤二仆》，非常感伤仆人的境遇：

此莫非王事，贤劳岂汝身。如何触炎热，忽尔化飞萤。衣被空余马，棺衾委路人。盖惟无以报，一日两酸辛。

他认为仆人身上既有贤德，又有艰苦的劳动，鞠躬尽瘁而死，心里很歉疚。一般封建社会上层人物，只把仆人当成会说话的劳动的牛马，而李调元却把仆人当贤人，冲破了世俗偏见，显示了进步的世界观。

李调元和艺人有亲密的交往关系。他的《雨村诗话》卷十说：

钮玉樵云：长洲汪钝翁在词馆，日与友各夸乡土所产，钝翁嘿无一言，众共揶揄之曰：“苏州自号名邦，公苏人，宁不知乎？”钝翁曰：“苏产拍少，唯有二物耳！”众谓“二者谓何？”钝翁曰：“一为梨园子弟”，众皆抚掌称是。众复问其二，翁徐曰：“状元也。”众哄然。今川中所少者状元耳！近日，京谓梨园以川旦为优，人几不知有姑苏矣！如在京者：万县彭庆莲、成都杨芝桂、达州杨五见、叙州张莲官、邛州曹文达、巴县马九儿、绵州于三元、王升官，而最著为金堂魏长生，其徒成都陈银官次之，几乎名震京师。《燕兰小谱》云：长生名宛卿，昔在双庆部，以滚楼一剧奔走豪儿，士大夫亦为心醉。其他杂剧胄子无非科诨海淫，一时观者如堵，而京中王府、萃庆、大成、裕庆、余庆、保和六大部，几无人过问，真可为长太息者。壬寅（乾隆四十七年）秋奉禁入班，其风始息。虽与银官改分永庆，亦稍杀矣。而桂官与云南刘安官，亦沿习丑状以博时好。余谓魏三作俑，可称野狐教主，伤哉！幸年届房老。近见演贞烈之剧，声容真切，令人欲泪，则扫除脂粉，固犹是梨园佳子弟也。效颦者，当先有其真色，而后可免东家之消耳。诗云：“媚态缓缓别有姿，何郎朱粉总宜施。自来海上人争逐，笑尔翻成一世雌。”其训如此，而名已著矣。未几魏与陈以事押回原籍。余归田，往成都，曾于新都见陈，非复前观矣。过金堂，魏三曾以书来约一见。余有诗云：魏王船上客，久别自燕京。忽得锦官信，来从绣水城。亟推王豹善，曲著野狐名。声价当年贵，千金字不轻。傅粉何平叔，施朱张六郎。一生花底活，三日坐中香。假髻云霞腻，缠头金玉相。燕兰谁作谱，名独殿群芳。《得魏宛卿书二首》，《童山诗集》卷三十一）

李调元和魏长生，不仅交往密切，而对魏的演戏生涯有深入切实的了解。诗中自注说：“时都下传《燕兰小谱》载乐工数十人，以长生为殿。长生即魏宛卿小名也。或云《小谱》余秋室作。”

魏王船，《太平广记》卷322引《广古今五行记》说，曹公载歌妓于船，有竿笛弦歌之音，而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这里借“魏”字说魏长生。长生从成都（锦官城）发信给旅宿金堂县绣水城的李调元，以示问候。魏在戏曲界威望很高，称“野狐教主”。《孟子·告子下》说：“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借说魏长生的演唱，声振北京，影响深远。第二首诗，从色艺、假髻、化装上赞美魏的舞台表演艺术。彼此追忆旧情，感情谐和。

有篇写歌妓的《邯鄲行》:

妾家本是邯鄲妓,明妆堕马冰肌腻。绣襦窈窕弹朱弦,龙婉鸾惊舞翠。折腰错落鸣六铢,合弹小转动君醉。劝君醉,冀君怜。愿为天池并蒂莲,鸳鸯双双飞上天。君怜不怜妾自知,无端纨扇秋风吹。夜来多少伤心事,背立银屏泪暗垂。

这诗赞颂了邯鄲歌妓的弹琴、舞蹈,十分同情她“泪暗垂”的苦难遭遇。沉痛地揭示了艺人在社会底层的痛苦生活。顾尔希坦《论文学中的人民性》说:“任何一个作家的人民性的尺度,要看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所反映出的人民生活的内容的深度而来决定。深刻地反映出人民生活的内容,这不仅仅说是为现实作了一幅广阔的和真实的图画,还要从正确地了解人民的兴趣的观点,光照出这个现实,光照出在这个现实中所发生的深刻的、时常是肉眼所不能看见的过程,和表现出人民的艰难困苦与愿望。”

封建社会中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当时现实生活的主要内容。李调元怀着侧隐之心去体恤受压迫剥削的人民,写石匠、窑工、乞儿、炭翁、仆人、歌妓等的惨苦生活,敷陈其事,虽是片断传记,也无不令人感泣。表明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顾尔希坦《论文学中的人民性》说:“一个作家的人民性,也要由他反对剥削与压迫的斗争,反对那些阻碍着人民发展的过了时的社会形式的斗争和对于将来的预见的程度来作决定。”可以说李调元有部分诗歌是有人民性和战斗性的诗篇。

二、思想共鸣,是人民性的根基

李调元的仕途坎坷,政治上落魄,和受苦的人民感情上联系在一起,思想上发生共鸣,使他的诗歌创作,植根于人民生活的芳苑,“擢秀清流,布叶华崖,飞藻云肆。”(赵景真《与嵇茂齐书》)

他在政治生活中,不干谒权贵,不卖身求荣,摆出一幅 嶙骨,必然遭受严重迫害。他感到的是“万里号天怜只雁,一生微命笑醢鸡”。只有“愧悔三更双涕泪,伶仃四海一孤人。已成旧事何须说,见换新符益怆神。万物向阳余向壁,参禅静夜悟前因。”(《除夕狱中寄墨庄》)做官犹如赴汤蹈火,随时都有灭身之祸,如说:“官路居然似火汤。”(《七月十三日游昭觉寺》)浮沉宦海,浩渺无际,走投无路,所以说:“宦海真如海上船,云帆转眼忽无边。”(《答学士王春甫寄怀原韵》)而且是陵岗梗阻,阴暗无光,“由来宦途险,对面陵与岗。一朝挂吏议,章黼失焜煌。”(《忆昔》)对黑暗残酷的官场,有了一定的认识,只觉得自己误落尘网,危机四伏,生命危浅,朝不虑夕。

他的处境和底层人民受笞杖相同,被捕坐牢,使他惊魂未定,梦游縲绁之中。把自己比作被钩上的鱼,说:“从来仕宦比鲇竿。”(《除夕和芷塘内寄韵》)象浮鸭,“一双浮鸭下流去,却被狂澜倒送回。”(《白河》)象浮鸥,“我生原是一浮鸥。”(《和张玉溪见过游南村别业》)因此他感到人生求官,是一幕悲剧,“云烟有态徒过眼,天地无情不庇身。到底虚名竟何益?如今真是大悲人。”(《重经大悲庵有感》)

他毅然与官宦决裂,想象李白那样飘泊江湖,说“余亦江湖客,思为浩荡人。”(《哭程鱼门》)“我亦欲随范蠡去,焉能与俗长低眉。”(《晓发渭城》)他奋力挤进官场角逐而失败,陷入极度苦闷之中,看不见民众斗争的意志和力量,必然寸视于个人的际遇而忧心忡忡。向弟弟说:“愚自去年来,便无意于人世。于人非不浑厚也,而浑厚反得刻薄之报;于己非不敛迹也,而敛迹反招侮辱之来。微有虚名,而即以名见困;并非营利,而返以利累身。肝胆空倾,孤独无恃,百谋不遂,霜鬓如期。”他在痛苦中想远离浊世,向人民靠近,说:“惟愿于人迹不到之境,渔樵不问之乡,结一茅屋,以老

“天年足矣。”隐居荒山野岭，正是渔人樵夫所至之地，如墨庄说：“诗人例穷蹇，蜀士多坎坷。”（以上见李调元《寄墨庄鳧塘两弟书》）

和艺人接触，体会优伶生活。他说：“以我日逐优伶，以为诚有以自乐，非图乐也。目见时事之非，不可正言，诚恐遇事之时，一朝累及，故日以优伶自污之。”（《答姚姬传同年书》）冷酷的社会逼迫他释笏脱黼，归家自敲檀板课歌童，一步步地走进底层社会，在感情上接近人民，放弃阶级偏见。

李调元和人民交往，体验民间疾苦，是他诗歌创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夏日村行》：

叩门得遇好邻居，一碗清茶一火炉。便有老农来共语，裸袒袒讲唐虞。

和农民交往作朋友，逐渐摆脱思想苦闷，自得其乐。

刘家五尺小书童，见我如逢圯上翁。揖入董帷深处坐，今番不怕蟆蚊虫。

他步履田塍土梗，亲尝瓜果香味，感悟成果来自艰辛的劳动，并把自己的思想带入了春耕夏耘的妙境中，映入眼帘的是“草根珠露尚涓涓”，“无数蛤蟆跃入田”。感叹“自是近年蔬米贵，兼将豇豆种禾莳。”（《夏日村行》）

他以农民的劳动生活为自己创作的源泉，写出了自然淡雅的农村小诗；《夏日村行》：

四面山光扑翠微，出门处处斗芳菲。青蜓也有随游兴，故向前途导客飞。

忽见青苞萼渐抽，今年不患不丰收。稻花最怕狂风雨，暗祷天公锁石龙。

沙钻袜底水钻鞋，不用人扶岂用抬。莫道村行无好处，隔溪一朵槿花开。

秧田缺水水争鸣，尚似春耕水不平。我晓水声无别意，稻黄该让水长行。

他亲自去田边地角体验生活，沙钻袜底，水湿鞋圈，青蜓导路，拂面飞舞。见到农民忙于平田春播，见到青苗抽芽，稻花扬穗，思想上靠近农民，感情上也融洽了。《春游》诗说：

莫问山巓与水涯，农夫相见话桑麻。从吾所好丝兼竹，匪我思存酒与花。拄杖抛来行尚健，软舆到处便为家。无官却有君知否？布被朝朝放旱衙。

《入山》诗：

入山恐不深，更入茶山坪。父老知我至，招呼相逢迎。彼此邀还家，以我为人情。瓦煤与苇管，涂抹徒纵横。……我为父老歌，作息荷升平。父老亦不解，歌罢双目瞪。

李调元的思想和农民相应合，在一个生活环境里，彼此感情融会在一起，休戚与共。对社会的诅咒、怨恨，都带有人民的呼声。正如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称赞谢甫琴科说的“在他对自己的命运的埋怨中——可以听见整个小俄罗斯的怨声。”李调元诗歌的人民性，就在于感叹自己的仕途坎坷、生活蹭蹬中，融进了人民的凄凉苦难。对自己命运的怨声，代表了人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咒骂声。诗人在感情上和人民一致，是创作富有人民性而光彩耀目的诗篇的可靠保证。

他以人民生活为创作题材，写出了一部分久传不衰的作品。

但是，李调元诗歌中有倾向于人民的进步性，同时也有不理解农民起义，说些错话的《蜀乐府》；还有颂扬清政府以武力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的作品；有的诗歌宣扬封建主义的孝义、贞节、谏寿、悼妾，无正确的思想，缺乏诗味，属于封建性的糟粕，应该剔除。

总体上看，他大部分诗歌，从自己的遭遇出发，提出了对人生的思考和认识，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现状，在寻找走向人民的道路上，诚心诚意地表现农民阶级的思想和意向，并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憧憬和希望，具有明确地社会观念和成熟的艺术的生命力。

影响广阔，姚鼐《寄怀李雨村同年》诗说：“闭户不妨论事业，发挥潜德又诛奸。”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诗笔伐恶除奸。王春甫《寄怀李雨村观察》说：“伏惟老前辈大兄大人，英辞绚烂，壮气腾

騫,以西蜀之渊云,为南宫之冠冕,翰林风月,吏部文章,秘府抽思,固早播词头之誉,公庭论事,宁徒著纸尾之名。曾拥节于皇华,旋开堂于绿野,扞参历井,流水行云,峻望岷峨,豪情湖海。”高度评价了他的人品和诗风。吴树萱《绵州馆驿寄怀雨村观察》说:“江山风月作主人,诗名独占千古后。”袁枚《奉和李雨村观察见寄原韵》说:“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为海内宗。西蜀多才今第一,鸡林合有绣图供。”姜锡珪说:“三年奚不到蓉城,高据文坛作主盟。”(以上均见《童山诗集》附录)当时文坛对甚有人民性独树一帜的李调元诗,给予高度评价。

他的诗集在朝鲜人民中也有影响。张怀推《和戊午除夕》诗说:“诗到鸡林人织句,名题雁塔马如飞。”何云峰“自京归,言朝鲜正副使入贡,俱能背诵予诗,问余消息。”李调元《答何云峰》诗:“竹林喜共阿戎语,闻道鸡林问雨村。漫把诗名传海外,为言寂寞老柴门。”(见《童山诗集》卷三十一)他的《和玉溪题余东海人求近著书图》:“字织弓衣人,价重鸡林国。古惟白与梅,诗名播绝域。嗟我岂其人,如海以蠡测。虚声愧昔贤,窃禄忝清职。丁酉(乾隆四十二年)忆在京,被夺心似棘。引罪自避嫌,侨居宣武侧。是时遭国丧,跃踊行无力。屏户终日坐,面不求人识。何方使者来,敲门声正亟,手持书一纸,开缄目惊拭,求我《皇华》诗,留伊蔬饭食。言自朝鲜来,名仰金玉式。特奉副使命,登堂见颜色。怜其心恳诚,赠似千金得。并绘我像归,一方传典则。去后复致书,兼索《童山》刻。时已获圣明,超雪罪万亿。提学粤海南,不复相思忆。迄今二十年,百忧填胸臆。忽展求书图,淋漓见翰墨。鷓鴣何时来,鹏搏六月息。生隔天一方,奋飞恨无翼。”(见《童山诗集》卷三十二)朝鲜人民能背诵他的诗,友好使者竟登门拜访,索取《童山诗集》等,足见其诗的人民性感动了外国朋友,流布国外,影响深远。

(上接第 77 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戴书”,第 247 页,第 444—445 页,第 230 页,第 246 页,第 157 页,第 234 页,第 293 页,第 333 页。

⑳㉑㉒“戴书”,第 308 页。

㉓㉔《重庆海关报告》1911 年,见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 325—332 页。

㉕㉖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第 169 页,第 167 页。

㉗㉘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617 页。关于租股的性质,请参见拙作《试论川路租股》,载《历史研究》1982 年第 2 期。

㉙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第 412 页。

㉛㉜王昆《蓉城家书》,《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第 209 页。

㉝㉞《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 57—58 页。